

# 國風詩旨箋解

郝志达 主编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I222.2

60

3

BH69/28

# 国风诗旨纂解

---

主编 郝志达  
编者 卢志安 赵季  
唐子奕 任力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B 689278

# 国风诗旨纂解

郝志达 主编

---

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)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河北省文安县印刷厂印刷

---

1990年2月第1版

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/32

印张：18.875插页：4

字数：469千

印数：1—1500

ISBN7—310—00096—X/I·12

定价：4.15元

## 序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其中大部分是民间歌谣。仅以一百六十首《国风》观之，其时代之社会生活、民情风习、史实等均被活活泼泼地展示出来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云：“诗以道志”，可见战国时人尚能明辨《诗》又是抒情言志之产物，而《诗》又是儒家教育之基础，为学童必习之书，小则：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”，可“多识草木鸟兽之名”；大则：“使于四方”、“可以为大夫”。春秋列国相见必赋《诗》；学者立说必以《诗》断之，然《左氏》《国语》、孟、墨、荀、韩之于诗，往往就事而为断章之说，申述己意而非解说诗旨，此乃春秋战国之风习也。

说《诗》而为全篇立大义者，实自汉儒始，至卫宏依小毛公而为之小《序》，于是毛《诗》训诂大义，皆灿然太备，遂为千余年所不能废，后汉郑玄受学马融，以礼制论《诗》其说迺幸远传，于是《毛传》、《郑笺》遂专美《诗》学为大纛高密之说遍天下。唐人为《正义》成《诗经》一学之尊宿。朱熹作《集传》杂采毛、郑及三家之说，不乏创见。宋人说《诗》，可观者数十家大都不出《正义》《集传》之畴，但解《诗》旨确多有独到之处。清人治《诗》数十家，于《诗》旨解说，虽未能摆脱儒教之羁绊，然亦往往有超越前人者，用心深密，多有可观，诸如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，崔东璧《读风偶识》、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、牟庭《诗切》等书均可看出其试图挣脱“诗教”之束缚，更立新说之可贵精神。总之自汉儒始，尊《诗》为经，直至清末之《诗

经》学，说《诗》为全篇立大义者，最明显之弊病乃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史实，诗旨往往淆矣。“五四”以还，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，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在《诗经》研究上取得前所未有之成绩。但如何对诗旨有“近真”之解说，为读者提供阅读、欣赏《诗经》的好范本，仍是学界的一大迫切责任。

在此种情况下，《国风诗旨纂解》一书的问世，无疑将有助于整理与继承《诗经》这份宝贵的文学遗产；有助于文学爱好者对《诗经》的阅读与欣赏的需要。

《国风诗旨纂解》一书收集了二千年来有关诗旨的代表性解说。选材客观、精细、翔实，可为一般《诗经》研究者解决文献资料的困难，提供《诗经》研究的可靠的历史线索，对开创《诗经》研究的新局面，无疑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。它既有古籍专题整理的重要价值，又是具有特色的学术专著。在该书编著者辨说性的按语中，对古今之解说均采取科学的、历史的审慎态度，取其可取，弃其可弃，在借鉴与摒弃中，提出他们的见解，体现出鲜明的观点。

《国风诗旨纂解》的编著者均为中青年，他们肯做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，对前人研究成果又有所突破实为可赞。其中郝君志达1979年参加楚辞学习班来从我游，诚笃好学，故此书稿既成，我做此短序以表示对后学的祝愿与鼓励！

亮 夫

1986年6月序于杭州

## 前 言

一、《诗经》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明显的影响。但从汉代以来，对“国风”诗旨的解说，家数甚多，众说不一，时至今日，仍有众多问题难于定论。为了整理历史上各家之说，为一般《诗经》研究者解决文献资料的困难，提供《诗经》研究的历史线索，同时也为了阐述我们对“国风”诗旨的见解，我们编著了《国风诗旨纂解》一书。本书编排方式是先录原诗，在每首诗的后面，按时代先后罗列各家有关诗旨的论说，最后有编者按语。

二、原诗照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《诗集传》过录。其中繁体字均按规范的简化汉字改排。

三、本书选录各家之说书目及版本是：《毛序》《郑笺》（版本见《毛诗正义》）、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（中华书局1980年）、郑樵《诗辨妄》（顾颉刚辑点铅印本）、欧阳修《诗本义》（清同治十二年粤东书局刻本《通志堂经解》）、王质《诗总闻》（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》本）、王柏《诗疑》（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》本）、朱熹《诗序辨说》（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》本）、朱熹《诗集传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）、何楷《诗经世本古义》（清嘉庆十九年刻本）、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（清嘉庆二十年刻本）、王夫之《诗经稗疏》（太平洋书店1933年《船山遗书》）、李光地《诗所》（清雍正六年刻本）、姚际恒《诗经通论》（中华书局1958年）、牛运震《诗志》（清嘉庆五年牛氏空山堂原刻本）、崔述《读风偶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《崔东壁遗书》）、庄有可《毛诗说》（影印稿本）

1934年)、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(清光绪七年刻本)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(清道光二十七年吴门陈氏扫叶山庄刻本)、魏源《诗古微》(清光绪十一年杨氏飞青阁刻本)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(中华书局1987年)、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(中华书局1986年)。牟庭《诗切》(齐鲁书社影印丁伯弢抄本1983年)、吴闿生《诗义会通》(中华书局1959年)、陈延杰《诗序解》(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)、林义光《诗经通解》(民国十九年衣好轩铅印本)、闻一多《风诗类钞》《诗经新义》《诗经通义》《闻一多全集》)、郭沫若《卷耳集》(《郭沫若全集》)、高亨《诗经今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)、陈子展《诗经直解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)、余冠英《诗经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修订本)。本书所辑各家之说,只限于对诗旨的论述,因此,编者删掉一些无关段落和重复成说的部分。凡删削较大之处,均空一格,但不影响资料的贯连性;重复成说之处,我们大都加了“编者按”,以便提示读者注意查阅前面的有关资料。

四、编者“按”是体现编者的基本见解。在比较、辨驳、研究中,有的我们赞同古今之说;有的是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引申;有的我们也明确地阐述了不同前人之说的意见;同时也适当地介绍了当前《诗经》研究的新观点。

五、《国风诗旨纂解》是我和几位青年同志合作的科研项目。1985年,我给本系先秦文学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《诗经》课,他们提出边学习、边积累资料开展科研的建议。我支持他们的想法,觉得这是青年同志业务成长的很好途径。前后我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,分工负责,讨论切磋,最后的成果便是奉献给读者的这部《纂解》。具体分工是:“周南”“召南”王风”“豳风”部分,赵季;“邶风”“鄘风”“卫风”部分,卢志安;“郑风”部分,任力;“齐风”“魏风”部分,唐子奕;“唐

风”“秦风”“陈风”“桧风”“曹风”部分，郝志达。书稿成型后，由我通串、修订。

六、本书脱稿后，1986年端午节前夕，我趁去富阳参加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之际，带着书稿曾请杭州大学姜亮夫教授审阅。正在住院治疗的姜老，不仅在病榻上审阅了这四十余万字的书稿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，而且欣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。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，钦佩姜老对后学的鼓励和保护。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南开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，他们在审校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劳动，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。

七、由于编者水平所限，难免出现一些疏漏和问题，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郝志达

1987年6月于南开园



## 目 录

序 .....	姜亮夫
前言 .....	1
周南 .....	1
关雎 ( 1 ) 葛覃 ( 8 ) 卷耳 ( 13 )	
樛木 ( 19 ) 螽斯 ( 22 ) 桃夭 ( 24 )	
兔置 ( 27 ) 采芣苢 ( 31 ) 汉广 ( 34 )	
汝坟 ( 38 ) 麟之趾 ( 43 )	
召南 .....	47
鹊巢 ( 47 ) 采芣 ( 50 ) 草虫 ( 52 )	
采芣 ( 55 ) 甘棠 ( 57 ) 行露 ( 61 )	
羔羊 ( 66 ) 殷其雷 ( 69 ) 標有梅 ( 72 )	
小星 ( 76 ) 江有汜 ( 80 ) 野有死麇 ( 83 )	
何彼秣矣 ( 87 ) 驹虞 ( 91 )	
邶风 .....	95
柏舟 ( 95 ) 绿衣 ( 101 ) 燕燕 ( 105 )	
日月 ( 109 ) 终风 ( 113 ) 击鼓 ( 116 )	
凯风 ( 120 ) 雄雉 ( 125 ) 匏有苦叶 ( 130 )	
谷风 ( 134 ) 式微 ( 137 ) 旄丘 ( 142 )	
简兮 ( 145 ) 泉水 ( 149 ) 北门 ( 152 )	
北风 ( 154 ) 静女 ( 157 ) 新台 ( 162 )	
二子乘舟 ( 165 )	
鄘风 .....	170
柏舟 ( 170 ) 墙有茨 ( 173 ) 君子偕老 ( 175 )	
桑中 ( 179 ) 鶉之奔奔 ( 185 ) 定之方中 ( 188 )	

(2) 目录

蟋蟀 ( 191 ) 相鼠 ( 195 ) 干旄 ( 198 )  
载驰 ( 201 )

**卫风** .....206

淇奥 ( 206 ) 考槃 ( 209 ) 硕人 ( 213 )  
氓 ( 218 ) 竹竿 ( 221 ) 芄兰 ( 226 )  
河广 ( 228 ) 伯兮 ( 232 ) 有狐 ( 235 )  
木瓜 ( 239 )

**王风** .....243

黍离 ( 243 ) 君子于役 ( 246 ) 君子阳阳 ( 248 )  
扬之水 ( 251 ) 中谷有蓷 ( 253 ) 兔爰 ( 256 )  
葛藟 ( 259 ) 采葛 ( 262 ) 大车 ( 265 )  
丘中有麻 ( 268 )

**郑风** .....272

缁衣 ( 272 ) 将仲子 ( 276 ) 叔于田 ( 281 )  
大叔于田 ( 285 ) 清人 ( 288 ) 羔裘 ( 291 )  
遵大路 ( 295 ) 女曰鸡鸣 ( 299 ) 有女同车  
( 304 ) 山有扶苏 ( 309 ) 蔣兮 ( 313 )  
狡童 ( 317 ) 褰裳 ( 321 ) 丰 ( 326 ) 东门之  
墠 ( 329 ) 风雨 ( 333 ) 子衿 ( 336 )  
扬之水 ( 340 ) 出其东门 ( 343 ) 野有蔓草  
( 347 ) 溱洧 ( 352 )

**齐风** .....357

鸡鸣 ( 357 ) 还 ( 361 ) 著 ( 364 ) 东方  
之日 ( 366 ) 东方未明 ( 370 ) 南山 ( 373 )  
甫田 ( 376 ) 卢令 ( 379 ) 敝笱 ( 382 ) 载驱  
( 386 ) 猗嗟 ( 389 )

**魏风** .....393

葛屨 ( 393 ) 汾沮洳 ( 396 ) 园有桃 ( 400 )

陟岵 ( 403 ) 十亩之间 ( 406 ) 伐檀 ( 409 )  
 硕鼠 ( 414 )

**唐风** .....417

蟋蟀 ( 417 ) 山有枢 ( 422 ) 扬之水 ( 426 )  
 椒聊 ( 430 ) 绸缪 ( 433 ) 杕杜 ( 437 )  
 羔裘 ( 441 ) 鸛羽 ( 443 ) 无衣 ( 446 )  
 有杕之杜 ( 450 ) 葛生 ( 453 ) 采芣 ( 457 )

**秦风** .....462

车邻 ( 462 ) 驺虞 ( 453 ) 小戎 ( 457 )  
 蒹葭 ( 473 ) 终南 ( 479 ) 黄鸟 ( 482 )  
 晨风 ( 486 ) 无衣 ( 490 ) 渭阳 ( 494 )  
 权舆 ( 497 )

**陈风** .....501

宛丘 ( 501 ) 东门之枌 ( 505 ) 衡门 ( 509 )  
 东门之池 ( 513 ) 东门之杨 ( 516 ) 墓门  
 ( 519 ) 防有鹊巢 ( 523 ) 月出 ( 526 )  
 株林 ( 530 ) 泽陂 ( 533 )

**桧风** .....538

羔裘 ( 538 ) 素冠 ( 541 ) 隰有苕楚 ( 544 )  
 匪风 ( 548 )

**曹风** .....553

蜉蝣 ( 553 ) 候人 ( 557 ) 鸛鸣 ( 560 )  
 下泉 ( 565 )

**豳风** .....571

七月 ( 571 ) 鸛鸣 ( 755 ) 东山 ( 578 )  
 破斧 ( 582 ) 伐柯 ( 585 ) 九罭 ( 587 )  
 狼跋 ( 591 )

## 周南

### 关雎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（三章，一章四句，二章章八句）

**毛序** 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《关雎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

**郑笺** 哀，盖字之误也。当为衷。衷，谓中心怒之。无伤善之心，谓好逑也。

**正义** 《关雎》之篇，说后妃心之所乐，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。心之所忧，忧在进举贤女，不自淫恣其色。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，未得升进，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君子。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。郑以哀为衷，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闲之善女，思使此女有贤才之行，欲令宫内和协而无伤害善人之心。余与毛同。男过爱女谓淫女色，女过求宠是自淫其色。此言不淫其色者，谓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。

**诗辨妄** 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每思淑女之时，或兴见关雎在河之洲，或兴感关雎在河之洲。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，以喻淑女不可致之意。何必以雎鸠而说淑女也。毛谓以喻后妃悦乐，君子之德无不和谐，何理？设若兴见鸳鸯，则言鸳鸯；兴见

鸳鸯，则言鸳鸯。

诗本义 论曰：为《关雎》之说者，既差其时世，至于大义亦已失之。盖《关雎》之作，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德，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，关关然雄雎和鸣；下言淑女以配君子，以述文王、太姒为好匹，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。毛郑则不然，谓诗所斥淑女者，非太姒也。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。所谓“淑女”者，是三夫人、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。然则上言雎鸠，方取物以为比兴，而下言“淑女”，自是三夫人、九嫔御以下。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。且《关雎》本谓文王、太姒，而终篇无一语及之。此岂近于人情！古之人简质，不如是迂也。先儒辨雎鸠者甚众，皆不离于水鸟。惟毛公得之，曰：“鸟挚而有别，谓水上之鸟，捕鱼而食之，鸟之猛挚者也。”而郑氏转释“挚”为“至”，谓“雌雄情意至”者，非也。鸟兽雌雄皆有情意，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！或曰：“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，反以猛挚之物比之，岂不戾哉？”对曰：不取其挚取其别也。雎鸠之在河洲，听其声则和，视其居则有别，此诗人之所取也。本义曰：诗人见雎鸠雌雄在河洲之上，听其声则关关然和谐，视其居则常有别。有似淑女匹其君子，不淫其色，亦常有别而不黷也。淑女谓太姒，君子谓文王也。“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”者，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。以其有不妒忌之行，左右乐助其事，故曰至日夜寝起，不忘其事，故曰“左右流之”也，流，求也。此淑女与左右之人常勤其职，“寤寐求之”、“辗转反侧”之类是也。后妃进不淫其色以专君，退与其左右勤其职事，能如此，则宜有琴瑟钟鼓以友乐之而不厌也。此诗人友爱之辞也。《关雎》，周衰之作也。太史公曰：“周道缺而《关雎》作。”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。谓此淑女配于君子，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，则可以琴瑟鼓钟友乐之尔。皆所以刺时之不然。先勤其职而后乐，故曰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”，其思古以刺今而言

不迫切，故曰“哀而不伤”。

**诗总闻** 孔子于《关雎》两及之。一曰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。此声也。后世以淑女为乐，进贤为不淫，窈窕为哀，思贤才为不伤。毛氏知其不可，改哀为衷，审尔，则孔子之意何在？今于此诗从容讽咏，则孔子之意略见，况得其声耶！

**诗集传** 周之文王生有圣德，又得圣女妣氏以为之配。宫中之人，于其始至，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，故作是诗。（《诗序辨说》云：按《论语》孔子尝言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盖淫者乐之过，伤者哀之过，独为是诗者，得其性情之正，是以哀乐中节，而不至于过耳。而《序》者乃析“哀、乐、淫、伤”各为一事，而不相须，则已失其旨矣，至以“伤”为“伤善之心”，则又大失其旨，而全无文理也。或曰：“先儒多以周道衰，诗人本诸衽席而《关雎》作。以哀而不伤之意推之，恐其有此理也。”曰：此不可知矣。但《仪礼》以《关雎》为乡乐，又为房中之乐，则是周公制作之时，已有此诗矣。若如鲁说，则《仪礼》不得为周公之书，《仪礼》不为周公之书，则周之盛时，乃无乡射燕饮房中之乐，而必待乎后世之刺诗也。其不然也明矣。且为人子孙，仍无故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，如此而尚可以为风化之首乎？）

**诗经世本古义** 《关雎》，太姒之德也。太姒将归文王，思得淑女为媵，故作此诗。《关雎》之诗，太姒思求媵于他国之辞也。求媵之事，自有主之者，太姒特思之如是耳。于以见其赋性之不妬也。

**毛诗稽古编** 程（伊川）以淑女即后妃，与（匡）衡意同，朱子从匡，亦从程也。然论古人文义，正不如伊川言。《兔置篇》云“公侯好仇”，是武夫可配公侯也。《假乐篇》云“率由群匹”，是群臣可配王也。……岂嫔御辈不可称“配”耶？又，以淑女为后妃仅宜于首章耳，次章“寤寐思服”、“辗转反侧”，指文王则妨于义，不指文王又无可指，其说难通矣。《严缉》以

好逑为后妃，而释“苕菜”仍为贱体，释“求”、“友”、“乐”仍指嫔御，则“左右流之”为求苕菜，“寤寐求之”不得为求淑女，何语意之不相应乎？又《大全》载朱子之说，言此妾媵为之，故能形容寤寐反侧之事。是直谓文王思淑女至卧不安席也。殆与《月出》、《泽陂》相去无几，尚得谓性情之正乎？

诗所 文王后妃所自作也。古者朝有外职，宫有内职，……嫔御以下，皆所以佐内理者。

《关雎》者，后妃求贤于内也。

诗经通论 《小序》谓“后妃之德”，《大序》曰：“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”因“德”字衍为此说。则是以为后妃自咏，以淑女指妾媵。其不可通者四：雎鸠雌雄和鸣，有夫妇之象，故托以起兴。今以妾媵为与君和鸣，不可通一也；“淑女”“君子”的的妙对，今以妾媵与君对，不可通二也；“逑”、“仇”同，反之为匹，今以妾媵匹君，不可通三也；《棠棣》篇曰“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”。今云“琴瑟友”，……正是夫妇之义。若以妾媵为与君琴瑟友，则僭乱；以后妃为与妾媵琴瑟友，未闻后与妾媵可以琴瑟喻者也，不可通四也。夫妇人不妬则亦已矣，岂有以己之坤位，甘逊他人，而后谓之不妬乎？此迂而不近情理之论也。《集传》因其不可通，则以为“宫中之人”作。夫谓王季之宫人耶？淑女得否，何预其哀乐之情？谓文王之宫人耶？诸侯娶妻，娉娣从之，未有未娶而先有妾媵者。前人已多驳之。况“琴瑟友之”，非若妾媵所敢与后妃言也。要之，自《小序》有“后妃之德”一语，《大序》因而附会为不妬之说，以至后儒两说角立，皆有难通。而《关雎》咏淑女、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！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，以见嘉耦之合初非偶然，为周家发祥之兆，自此可以正邦国、风天下，不必实指出太姒、文王，非若《大明》、《思齐》等篇，实有文王、

太姒名也。世多遵《序》，即《序》中亦何尝有之乎？

**诗志** 只“窈窕淑女”二语已足，便极正大蕴藉，不必更加奉神灵、正纲纪等语。此谓君子思淑女也，若作宫人辗转反侧便无谓。“友之”字法所谓如宾如友，“友”字，宫人如何说得？即此可见诗非宫人作。孔子曰，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二语，已尽此诗之妙。“不伤”者，舒而不迫，“不淫”者，淡而不浓。细读之，别有优柔平中之旨，洁净希夷之神。写哀极绵曲之态，写乐用平直之调。“辗转反侧”“琴瑟钟鼓”都是空中设想，虚处结情，解诗者以为实事，失之矣。

**读风偶识** 《关雎》三篇，立夫妇之准；《樛木》两篇，通上下之情。所谓“家齐而后国治，上下交而其志同”者也。旧说以此五篇皆为太姒之德。然玩其词意，未见其必为太姒者。《毛传》《郑笺》亦但言为后妃，并未指为何王之后。在文王、太姒之德，固应如是，即文王、太姒之化，亦当如是，正不必定属太姒也。所谓“君子”云者，乃诸侯大夫之通称。细玩此篇，乃君子自求良配，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。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，是以曲为之解，不知情之所发，五伦为最，五伦始于夫妇，故十五国风，男女夫妇之言尤多。《关雎》，《三百篇》之首，故先取一好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，以为天下后世夫妇用情者之准。不可谓夫之于妇，不当为之忧为之乐也。

**毛诗传笺通释** 《序》以《关雎》为后妃之德，而下云“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”，正谓诗所称“淑女”为后妃，非谓后妃求贤也。首章《毛传》云，“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，”又言

“后妃有关雎之德，是幽闲贞静之善女，宜为君子之好匹。”皆以淑女指后妃。二章《传》云，“后妃有关雎之德，乃能供苕菜，备庶物以事宗庙”。三章《传》云，“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。”亦谓后妃德盛耳。未尝有“后妃求贤”之说也。后妃求贤



之说，始于《郑笺》误会《诗序》“忧在进贤”一语为后妃求贤，不知《序》所谓进贤者，亦进后妃之贤耳。《孔疏》不悟《序》及《毛传》与《笺》异义，益以“后妃求贤”释之，误矣。

毛诗说 文王嗣位求贤妃也。古者世子未成君，止具妾御而已。必即位而后正婚礼。以亲迎正夫妇之伦，严嫡庶之辨也。文王念妃匹之际，生民之本，政治之原，故求之勤而形之咏歌也。

诗三家义集疏 鲁说曰：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《关雎》作。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）又曰：后妃之制，天寿治乱存亡之端也。是以佩玉晏鸣，《关雎》叹之。知好色之伐性短年，离制度之生无厌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。故咏淑女，几以配上，忠孝之笃，仁厚之作也。（《汉书·杜钦传》）又曰：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，《关雎》豫见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。

（刘向《列女传》）又曰：周衰而《诗》作，盖康王时也。康王德缺于房，大臣刺晏，故《诗》作。（《论衡·谢短》）又曰：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，一朝晏起，夫人不鸣璜，宫门不击柝，《关雎》之人，见几而作。（袁宏《后汉纪》）又曰：周渐将衰，康王晏起，毕公喟然深思古道，感彼关雎性不双偶，愿得周公配以窈窕，防微消渐，讽喻君父。孔氏大之，列冠篇首。

（《古文苑·诮青衣赋》）齐说曰：孔子论诗，以《关雎》为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，而理万物之宜。故《诗》曰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”，言能致其贞淑，不贰其操，情欲之感，无介乎容仪，宴私之意，不形乎动静。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（《汉书·匡衡传》）《韩序》曰：《关雎》，刺时也。（王应麟《诗考·六》引《韩诗序》）曰：诗人言雎鸠负慎洁匹，以声相求，隐蔽于无人之处，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，